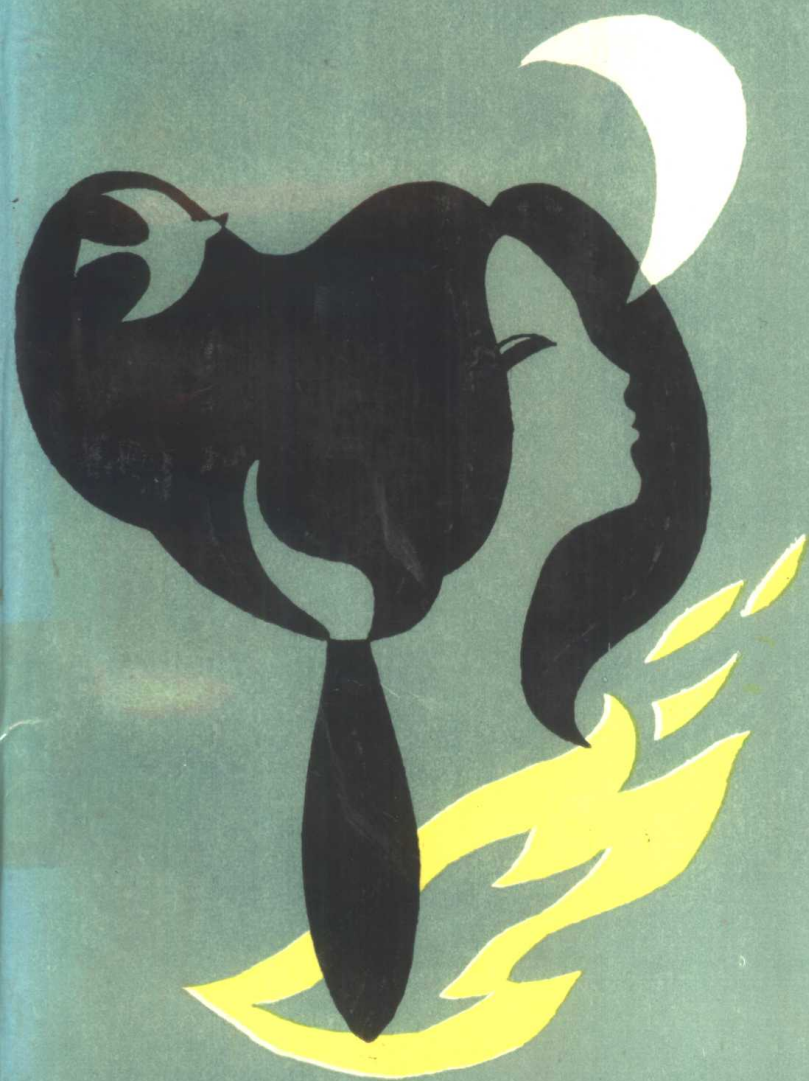


842555

爱的履历

梅 洁



041 - 842555

483

32

爱的履历

梅 洁

北岳文艺出版社

爱的履历

梅洁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15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

书号: 10397·169 定价: 2.00元

不能想象，

季节的秋天是干瘪的；

不能想象，

岁月的秋天爱很遥远

.....



梅洁，生于1946年，湖北省郢阳人，大学毕业。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理事，河北省散文学会理事，河北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长城文艺》编辑部主任。

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作品。几年来，在《河北日报》、《作家》、《散文》、《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近五十万字。散文《在这块土地上》获河北省首届文艺振兴奖，数篇作品被选入《散文选刊》和《报告文学选刊》，《童年的阿三》获吉林省第二届作家奖。

目 录

我寻找属于我心灵的歌·····	(1)
爱的履历·····	(11)
竹·····	(18)
在这块土地上·····	(24)
微笑的玉树·····	(40)
最初的缅怀·····	(47)
燕子，我心中的春鸟·····	(58)
雪花，洁白的记忆·····	(67)
中秋夜思·····	(76)
沈诚和他的画·····	(83)
长绳系日 天道酬勤·····	(89)
——观蔚县《芳草》画展有感	
福哥儿·····	(94)
山城男儿诗·····	(106)

六月的天真美，真蓝·····	(114)
牛牛·····	(118)
考场小记·····	(124)
腊 月·····	(128)
五月水母宫·····	(134)
时代的雕塑·····	(139)
今日农家女·····	(143)
从山野走向世界·····	(146)

——写给新时代的女性

山妮·····	(151)
乡间，旋转着一叶绿色的希望·····	(156)
他们在拥抱生活·····	(160)
洁白的心愿·····	(168)

——代发刊词

大山，给我生命的盛夏·····	(171)
五月，在山中·····	(174)
她（外一篇）·····	(179)
长城泥土情·····	(183)
冰子的灯笼·····	(188)
邻居·····	(192)
静静的大清河·····	(197)

北国春城的采撷·····	(203)
关于儿子的札记·····	(209)
我们是C县人·····	(213)
乡归·····	(223)

——南行札记

马背上的民族·····	(231)
雪地里的足迹·····	(243)
关于墓地的沉思·····	(248)
秋游白云山札记·····	(254)
星星，闪烁在太行山顶·····	(269)
童年的阿三·····	(277)
杏儿·····	(289)
北方魂·····	(312)

——献给尊敬的P·W

贺坪峡印象·····	(320)
------------	---------

我寻找属于我心灵的歌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隆隆的冬。
屋外下着小雪。鄂西的小雪，静悄悄的温柔，
带着胜利的微笑。

在苦难的阵痛之后，母亲分娩了我。在为我洗礼时，母亲说：“…很幸运，我的女儿，不再跑飞机了。”母亲们曾为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吃了许多的苦，受了许多罪。帮助接生的张妈告诉母亲，说我出生时，屋前白蜡树上的那只小黄鹂唱着很动听的歌。于是，张妈断定，说我长大了一定能唱很好听的歌。母亲笑了，幸福的笑，含泪的笑。

兴许母亲这含泪的笑，使我的心成了水做的，一挤便泪水潏潏。真没想到，后来我竟真的哭着走了那么远、那么远的路……

一生下我，母亲便得了月子病，病得倒在雪地

里爬不回来，病得险些丧了命。于是，我便没有了奶水，没有了摇篮里饱食后的安乐，只有整日价四肢朝天的哭啼。这便是我哭的历程的开始。我哭着吃烤熟的白薯，哭着看那只会唱歌的黄鹂，哭着学会了说话……母亲在病床上躺了很久，望着树上的小鸟，母亲很伤心，伤心地想着张妈的话……

刚上小学五年级，父亲猝然驾倒的厄运使我在号啕大哭之后，走上了忧郁的人生，忧郁的路，我想，这路上，不会再找到我的歌声……

我和父亲一起拉石灰，和母亲一起挖土方，和弟弟一起挑砖，和男孩子一起到大江上捞浪柴，和哥哥一起到很远很远的山里割野荆条和秋天……赚了钱，好交学费，好到书摊上租一分钱一本的小人书看，或者背着母亲买一本“儿童时代”、“少年文艺”……

我大人般忧郁而沉重的十四岁！

土方挖不动时我就哭，石灰迷了眼时我就哭，肩膀磨破了皮时我就哭，同学们嘲骂时我也哭，到垃圾堆上捡拾别人扔掉的旧鞋穿时我更哭……哭后，我就想，张妈真不该在生下我时就说出那些关于“唱歌”的话；哭后我就想，这歌声唱不出来该

归罪于父亲。可是，当我从母亲那里知道，父亲是一个苦难的守寡的女佣人的儿子时；当我知道，父亲是在地主的牛栏里栖息童年和辛酸时；当我知道，父亲为了求学而去卖青菜、卖柴、卖血、做家庭教师，上学的路上，为小姐们挑一百里路的行李，为少爷们抬一百里路的轿子时……我沉痛的心便震颤在冰冷的泪水和遥远的岁月中了。

和母亲一样，我不知父亲怎样在饥饿与贫困中读完了大学；也很难想象，一个知识的灵魂竟然承受了一生的苦难！

在家乡那条铺满青石的石板路上，我与父亲告别了、告别了我充满泪水的童年和十五岁，我执意要到很远的地方找哥哥，找属于我的一片亮色，找属于我的歌，我走了。然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和苦难的父亲，这便是永别……许多年过去了，常常想屋前的那条弯弯的石径，那条石径，是父亲命运的缩写，也是我生活的序言……

许多的不幸和厄运使从来不信神、不信鬼的母亲相信起命运来。记得小时候，母亲请一位算命的瞎公给我算了一命，瞎公说我的“命硬”……很难说清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我终是命硬硬地撞过了许

多险关：在遭到无数歧视、冷漠和奚落之后，在没有一分钱饭费和零用钱的日子里，在背着大山般沉重的“政审不合格”的包袱的境遇中，我竟奇迹般地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亲爱的党和人民更多地给予了我同情、谅解和恩抚。

是的，永怀我生之路上待我如亲的老师和朋友：那位化学老师鼓励我将来去填补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空白；那位外语老师希望我将来去驻苏大使馆做翻译；那位语文老师又寄望我将来写书；而那位体育老师又极辛苦地培养我成为运动员……然而，从那几位少男少女手中借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春之歌”，却使我无论怎样也要迷恋起美丽而神妙的文艺女神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杨沫、将来的我……想入非非，神魂颠倒。于是，小学四年级的作文拿到师范学校去做范文，全校、全市的作文比赛总中“状元奖”，而那本《钢》书和《青》书在我高中时代竟作为“状元奖”的奖品梦一般地属于了我。

然而，很可悲的是那份注有“政审不合格”的毕业鉴定——

“你能报北大吗？那是一流大学，根本不会收你……”

“我报武汉大学行吗？”

“武大也是教育部的重点大学……”

“那我报北师大吧……”

“北师大是培养大学教师的，能收你？”

“……”我哭了一夜。哭完之后便报考了首都一所农业院校，我压根没有憧憬过的经济系录取了我。我人生的路似乎就这样被决定了，一切似做梦一般。

许多年过去了，每每想起和那位搞毕业政审的先生的那段对话（这段对话竟要决定我的命运和一生的路，所以总也难忘。），心都很酸，都很难过。但我的一家人却高兴得不得了，母亲逢人便说：“娃子能考上大学总算不容易了，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家，可算是奇迹了，难怪瞎公说娃子的命硬……”倘若能在那所一流的农业院校经济系安生地、发奋地学习五年，那也是莫大的造化了。然而，很不幸，刚上大学一年多，那场浩劫便狂风般席卷了这块多难的土地，一切在劫难逃，一切荡然无存，包括尊严，包括理想、包括人只有一次的生命……我

没有例外地被打入了“另册”，更加可怜巴巴地活着，夜夜被恶梦吓醒……唯有那颗不甘泯灭的良心在痛苦地挣扎着，呻吟着。

只因受难的年月太漫长，只因心灵的脆弱者终脆弱，后来，便糊糊涂涂地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糊糊涂涂地结婚，糊糊涂涂地生孩子，糊糊涂涂地洗尿布、喂奶、做母亲，糊糊涂涂地混一月五十几元的工资……谁知道，在这相当漫长的糊涂中青春便在眨眼间逝去了，那么多，那么多属于文学的时间和辉煌失去了，挚爱失去了，心失去了，唯有人默默地、无为而无聊地活着。常常在不眠的暗夜，想着难尽的心事，想着那些永远不再归来的岁月，想着那曾经有过的带泪的向往，想着那个关于文学的辉煌的梦，便有着许许多多的感情在心灵的深处浮泛……

终于有那么一天，那个金黄的希望归来了。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是在负荆的父亲长达二十年的冤案平反之后，那是在父亲爬满青藤的坟茔前哭过之后，那是在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三次入党申请之后……那个关于文学的向往归来了，那颗恍惚而死寂的心归来了。于是，便有了许许多多

的话、许多许多的心事、许多许多的感情，想向党、向我的祖国和人民，向我的亲人和朋友倾诉，这样就开始写诗，写散文。写我真诚的诉说、写我再也无法遏止的感情，写我心中不加雕饰的歌！在我终于能唱属于我心灵的歌时，我便想起了张妈告诉母亲的话，想起了那只美丽的、小小的黄鹂鸟……

无论我怎样胡扯，塞外山城的那本文艺刊物、那张报纸都把这些幼稚的文字变成了铅字，而且连篇累牍。在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出现在省级报刊和中央报刊之后，我却总在想山城那本刊物、那张报纸。那里的编辑、老师和朋友，怎么说也是我文学之梦的摇篮和保姆。

一年前，在我毅然告别了已从事十四年的经济财务工作之后（那是五年大学本科的专业，也是现今社会很富有诱惑力的职业！），在我毅然做了山城这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之后，在我开始半专业性地从事文学创作之后，我常常想起几何学上一个常见的图形——圆。在平面上用圆规或绘图仪画一个圆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而用很长的生命量去跋涉一个命运圆又将是怎么一回事呢？麦哲伦远航探险队

在沿着地球的一个方向走了三年之后，证实了伟大的地圆学说；报载，一个外国运动员现正沿着赤道在走地球这个巨大的圆。麦哲伦们在完成了360度圆的跋涉之后，有了创世的发见，我想，那位外国运动员在走完360度的圆之后，也会有触目世界的评说。那么，我，在生命绕了一个 $\frac{2}{5}$ 世纪的大圈之后，又回到了我最初的出发地，回到了诞生时母亲和张妈的祝福，于是我发觉，我完成了一个命运的圆。也可以说，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圆”的玩笑，这个玩笑，很漫长，也很辛酸，但却很美啊！她雕塑了我心中那么多美好的感情和诗，她给了我那么多生活的思索和做人的启迪，她使我深深懂得，人类多么需要真、善、美，多么需要理想、信念和希望，多么需要同情、信任和友谊！而这些恰恰奠定了我神往的文学的基因。

我不相信自己在完成了“命运圆”的艰难之行以后，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我相信这决不会是一个简单的、毫无意义的、低能平庸的周而复始。在这条路上，我将愉快地走下去，走完我的余生。我不后悔，也永无遗憾。因为，我终于寻求到了属于我心灵的歌。今后，我不再在这种圆的路上蹒

珊、徬徨，我的路会是洒满阳光的直线。当然，我知道直线是无数个点的集合，那么，我将用坚实的脚步来组成这无数个直线的点……

记不清是谁说过一句话：“四十岁是生命的开始”。很长一段时间，老是在思磨这句话，咀嚼这句话。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将迎来我四十岁的生日。塞外隆隆的冬天，我将为自己做记忆里的第一次“生日饭”。如果那天能下雪就好了，那会使我想起生我那天，鄂西天空上飘着的温柔的、静悄悄的雪，想起大江边那个象船儿一样摇荡着我童年的小城，想起亲爱的母亲，想起张妈的话，想起那只美丽的、小小的黄鹂鸟……

说真的，今年真是我生命光辉的一页。党组织委托了我一个编辑部的重任，批准我入了党，我的散文分别在省、地获了奖，现在，评论家和前辈作家又为我的作品开讨论会；今年，我的作品上了中央报刊；今年，我的拙作发表的最多，今年，我加入了作家协会……今年的喜事似乎一件接着一件。同事和朋友们都说今年我交了好运，说我真有福气……

谢谢，谢谢这样一些真诚的祝福。